

「馬來西亞華人宗教的在地轉化：從聖跡 (Keramat) 崇拜到拿督公祭祀」碩士論文計畫簡介

彭婉詩

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本專題中心一百年度碩士論文獎助得獎人

目前在馬來西亞，凡是有華人聚居的地方，大致每個住宅區或每隔幾條街道，都可以看到一種紅色小龕。這種小龕，有的位在街道旁邊，有的位在角落的大樹下。在小龕的上方（一般用以掛匾額的位置），通常都題著「拿督公」三個漢字。龕內大多供奉著一位留有鬍子的神明；他看來有點年紀，端坐在龕裡，穿著馬來人的傳統服裝，頭戴著穆斯林的哈芝帽（*Haji*），一手拿著馬來世界的短劍（*keris*），另一手則拿著中式元寶。有的小龕比較簡單，裡面沒有神像，只有刻著「唐番拿督」或「唐番拿督公」的牌位。無論繁簡，龕內神像或牌位前必定擺放著香爐、幾盞油燈、各式供品（如檳榔）、馬來香菸，旁邊還貼心地放著一支拐杖。

這種組合，令人感到納悶。具體來說，令人納悶的地方是：一，這些小龕位在華人社區，但小龕裡的神像，穿著馬來人的傳統服飾、戴著哈芝帽、配上馬來短劍。這應該是馬來人的衣著。二，從另一方面來說，既然是馬來神明，但小龕裡的神像手持中國式元寶，而且座前都有常見於華人圈的中式香爐，小龕的額上，還以漢字題著「拿督公」，前往上香的也幾乎都是華人。這些應該是屬於華人的祭祀方式。這種集合馬來人與華人特色的神壇，常見於新馬一帶，而且這種組合被當地人視為理所當然。

不過，這位神明的來歷，大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舉例如次：一，有人說拿督公是馬來人的神，有人說是華人的神，也有人說是華化了的馬來神。二，有人說拿督公被馬來人給遺棄了，然後給華人收養了。三，有人說拿督公曾受印度文化影響，有人說曾受伊斯蘭影響，也有人說曾受中華文化影響。四，有人說拿督公其實就是華人在馬來西亞的土地公，也有人說，拿督公比較像是保護神，未必是土地公。

拿督公這個名詞是怎麼來的呢？這裡必須先說明 *Keramat* 一詞。*Keramat*

是馬來西亞在地的原始信仰。在伊斯蘭教未傳入馬來亞之前，已被當地的居民以地方保護神供奉著。馬來人相信靈魂和精靈的存在，認為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有神靈。這些靈魂存在於自然界中，具有操縱自然界的力量（Skeat 1967）。具有靈性的神聖動物，也被視為 *Keramat*；另外，古人在賢者往生後，將其神格化，繼續保佑在這塊土地生活的子孫們。這些神格化的人，也被視為 *Keramat* 的一種。

伊斯蘭傳入馬來世界時，源自阿拉伯的 *Keramah* 一詞（意思是神聖的），被借用到馬來人的世界裡。伊斯蘭的傳入（該教以阿拉為唯一真神），使 *Keramat* 信仰也產生一些改變。伊斯蘭教傳入馬來亞後，馬來原始的靈魂信仰結合伊斯蘭教蘇非派的思想，轉化成的 *Keramat* 信仰，信仰的中心思想和祭祀方式也隨之變化。*Keramat* 通常用以形容有靈力的人、動物、植物或其他物體。當它被單獨使用時，意思是聖跡或聖者的墓（Skeat 1967）。

其次，拿督公的「公」譯自馬來語的 *Datuk*。在馬來人的稱呼中，*Datuk* 是一種對年長者或者有身分地位的人之尊稱；例如，對祖父可稱 *Datuk*。*Datuk* 漢譯為「公／阿公」。在古代中國，「公」可以是頗為尊貴的，例如，位居「公、侯、伯、子、男」爵位的第一位。此外，「公」也是一種對於社會上有貢獻的人之尊稱，如：關公。又，對某些神明也可稱「公」，就像對土地公、大伯公等神明的稱號一樣。

華人將 *Datuk* 和「公」字放在一起，將 *Datuk Keramat* 稱為「拿督公」或「唐番拿督公」。這個詞，結合了兩種文化體系的用字（亦即馬來人的 *Datuk* 和中文字的「公」），以作為此種神明的統一尊稱。

Winstedt 是早期對於 *Keramat* 有研究的西洋學者之一。他於 1924 年將他在馬來亞進行田野調查時所記錄到的有關 *Keramat* 的種類和分佈，作了補充敘述（Winstedt 1924）。後來他還討論了伊斯蘭教傳入後，馬來原始信仰在宗教活動上的變化。他認為印度與馬來群島之間的關係很深。馬來群島本來就深受印度文化（如印度教、佛教）影響，而伊斯蘭教又先傳到印度，然後才傳到馬來群島；所以，來自印度的商旅、與馬來群島貴族通婚的印度人，在文化的傳播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將馬來傳統民間信仰加到伊斯蘭教義裡，將在地的精靈崇拜包裝成伊斯蘭教的精靈，藉以使在地的精靈崇拜合理化。換言之，他發現在地民眾改宗後並沒有本質上的轉變：雖然崇拜的對象、巫師修練的方法換了，供品和祈禱咒語也隨之變化了，但祭祀、祈福、驅邪等活動照樣進行。

Winstedt 認為，馬來民間信仰能在伊斯蘭教不斷壯大下繼續存活，印度穆斯林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目前僅有少數人做過拿督公的學術性研究。Cheu Hock Tong (1994) 敘述了 *Keramat* 的華化過程。他交代馬來人和華人對靈魂崇拜的觀念，然後說明華人的傳統信仰觀念、華人南下移民、對 *Keramat* 的祭拜等。Cheu 認為在馬來西亞獨立後發生的族群衝突事件 (1969 年) 和伊斯蘭復興運之後，華人將 *Keramat* 順勢接過去 (或說領養) 成為華人的民間信仰——拿督公。拿督公壇在這個時候於各地很快地增加。而伊斯蘭復興禁止非正統的伊斯蘭教行為，也禁止伊斯蘭教相關的符號、建築樣式被模仿，這對拿督公的華化起了催化作用。

Cheu Hock Tong (1992) 又指出，拿督公信仰的發展，讓當地的華人意識到中華族群認同。雖然在正規教育上，華人依然可以強調中華文化的傳承，例如選擇就讀華文學校；然而，當回歸實際生活面時，土生土長的華人，很難在多元文化的生活環境中只維持中華文化特性、絲毫不理會在地文化。在伊斯蘭復興運動下，不正統的伊斯蘭活動是被禁止的；這時，*Keramat* 信仰被穆斯林禁止，並被華人以拿督公的形式接手 (華人幾千年來能接受土地崇拜)。華人在崇拜拿督公時產生一種族群認同：我們同是崇拜這土地神／保護神的人，而他們 (穆斯林) 不同於我們，他們不拜土地神／保護神。

其次，王琛發認為，華人拜拿督公不是一種純粹的信仰行為 (王琛發 1999)。他將馬來西亞華人引進外族鬼神並移進華人的民間信仰，歸類於功利取向的行為。他認為華人文化的包容性，並沒有因為外族神明的引進而改變華人族群的自我中心意識；這一點可以從華人對待其他同質性神明的態度上理解到。他提醒研究者，外族鬼神信仰的移植雖然是地方文化交流的產物，但這也反映了華人社會對他族宗教和文化的認識僅僅停留在表層而已。

筆者認為，若從歷史脈絡去看待這個問題，的確會看到功利取向行為的合理化，以及遭移植的神明信仰在族群自我意識上的影響。因為早期的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中，階級的分類方法不受法律條文限制，也不必通過考試去競爭崇高的社會地位；，財富才是決定社會流動的主要因素。王賡武教授曾指出，在階級結構上，海外華人社會和傳統的中國社會是相異的，它可分為「商」、「士」和「工」三大層 (王賡武 1968：201)。在此分類下，商人屬於最高的社會階層 (王賡武 1968：201)。由於移民的主要目的是求得生存、累積財富，所以在信仰上自然有功利化的傾向。

經過長期觀察及多次與當地拿督公信徒的談話，筆者發現，祭拜拿督公，可說是馬來西亞華人對本土認同的一種表現。在努力延續本身華人文化的同時，他們接納了這個異族神明，並將之移植到自己的祭祀圈裡，成為在地化的標誌之一。化為拿督公後的 *Keramat*，不再是單純的聖跡崇拜，而是一種經過對土地信仰的再概念化、融入對地方認同觀念的華人信仰。雖然可以說拿督公在華人和印度人的社會中，起了文化交流的作用，但馬來人不見得持有同樣的態度，使得這類文化交流其實僅停留在表層的認識。而且，從再塑化後的拿督公信仰可看出，即使在地化了，華人依然保持著強烈的中華文化意識。因此，從各族群看待拿督公信仰的態度中，可稍微觀察到各族群間複雜且矛盾的心理狀態。

參考文獻

- 王琛發。1999。〈馬來西亞華人民間信仰中的外族神鬼祭祀〉。《人文雜誌》，10：20-35。
- 王賡武。1968。Traditional Leadership in a New Nation: The Chinese in Malaya and Singapore。轉引自：顏清滄。1984。〈新馬華人社會的階級結構與社會地位流動 1800-1910〉。收錄於駱靜山編：《馬來西華人史》。台北：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出版。
- Cheu, Hock Tong. 1992. The Datuk Gong Spirit Cult Movement in Penang: Being and Belonging in Multi-ethnic Malay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3(1): 381-404.
- _____. 1994. Malay Keramat, Chinese Worshippers: The Sinicization of Malay Keramats in Malaysia. Seminar Paper, Department of Malay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Skeat, W. W. 1967. *Malay Magic*.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Winstedt, R. O. 1924. Karamat: Sacred Places and Persons in Malaya.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3): 264-279.